

還原西峽口抗日戰火為無名英雄寫史

一位農民筆下的抗戰史詩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大公報》大公報資料圖片

十四年晴耕雨寫，三十多萬字抗戰筆記，一百多位親歷西峽口抗戰老兵和農民口述……河南農民作家華中強一筆一筆寫下二十多萬字手稿，於二〇一四年出版《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一書，翌年再版，影響深遠。該書還原了侵華日軍的滑鐵盧——西峽口抗日戰役。這是日寇在中國發起的最後一次、有明確目標的進攻性戰役，亦是中國抗日戰爭實際意義上的「最後一戰」，華中強也成為內地第一位還原西峽口抗日戰役這一重要抗日史實的作家。

這位農民作家沒有停下手中的筆，繼續創作同名電視文學劇本，希望能將西峽口抗戰搬上熒屏。

大公報記者 熊君慧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華中強與二〇一四年初出版的《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一書

一九四五年，為了轉嫁太平洋戰場上的敗局，挽救其軍國主義覆滅的命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孤注一擲，欲佔領重慶，「攻西援東」解救日本本土危機，在中國悍然發動第二十二次大會戰，也是最後一次會戰：豫西鄂北會戰（亦稱「老河口—西峽口作戰」）。

全民抗戰真實寫照

民族的劫難，血腥的戰火，把西峽口無情地推向歷史的前台。華中強的家鄉就在與馬鞍橋抗戰遺址地一嶺之隔的重陽鎮寺溝村，村裏的老輩人大都經歷過七十多年前那場刻骨銘心的抗日戰爭。小時候，他聽父親講西峽口「打老日（方言）」的故事。華中強的大伯父華德生一九四四年被抓壯丁，到開封抗日，為國捐軀抗日戰場，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為了撰寫《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華中強整理西峽口城攻守戰、馬鞍橋殲滅戰的資料，他發現那些捨生取義的中國的軍人，哪怕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也沒有退卻，他們中的很多人其實就

是穿上軍裝沒幾天的農民，還有本土的民團士兵，他們胸中燃燒着怒火，迎着日軍的炮火前赴後繼地搏殺，義無反顧地為國赴死；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殘暴和兇兇，以一種高貴的姿態去面對這場戰爭，去贏得這場戰。

抗日戰爭「最後一戰」

華中強對大公報記者表示，西峽口抗戰戰況慘烈，彰顯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全貌，是全民族抗戰的經典縮影，是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真實寫照。

他分析，從時間節點上說，西峽口抗日戰役是日寇在中國發起的最後一次、有明確目標的進攻性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實際意義上的「最後一戰」（被史界普遍公認「最後一戰」的湘西雪峰山戰役，始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至六月七日）；西峽口抗戰由一九四五年三月開始，鏖戰近五個月時間，是中國抗戰史上歷時最長的一次戰役（淞滬會戰三個月時間）。

從事實上說，在西峽口城舉行的侵華日軍戰地投降儀式，是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上唯一的一次；從抗戰全局看，西峽口抗戰遏制了日軍西進的企圖，確保了中國後方的安全；從抗戰主體看，西峽口抗戰彰顯了中國各個階層抗日武裝力量發揮的作用，是抗日戰爭中陸空配合、軍民融合最為默契、合拍的成功戰例；從整個歷史進程看，西峽口抗戰從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敵後戰場的壓力，為戰後中原解放區的開闢創造了條件。

然而，這場大長中國人志氣、侵華日軍滑鐵盧的抗日戰役，在以往的軍史中敘述不多，可以說是鮮為人知。華中強認為有兩點原因：其一是歷史原因。抗戰勝利後，西峽口抗戰的前敵總指揮、國民黨第三十一集團軍副司令官官孫尉如、五十五師師長李守正等很多國民黨將官在內戰前起義，國民黨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在淮海戰役投誠等，這些都是國民黨政治集團所不願看到的事實，所以有意淡化這段歷史；二是自然沿革的因素。因為一九四五年時，西峽口是內鄉縣的一個區，解放後西峽口又單獨劃縣，區劃的改變對此也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華中強著《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二〇一四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初版，翌年再版發行



國共牽手書寫抗戰史詩

華中強全身心地投入研究這段歷史，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和發現。他說，真實地記錄、還原這段歷史，不僅僅是為了紀念，還是為了讓每一個人的心裏都直面民族的創傷，讓戰爭的記憶成為民族的思想資源。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二十九年中，抗戰史佔了十四年，將近一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浴火重生是自抗戰大背景下，高舉全民族抗戰的大旗，從勝利走

向勝利的。這一點西峽口抗戰足以說明。

西峽口抗戰直接把五萬多日軍困在西峽口的深山峽谷中圍殲，不僅保障了川陝大後方的安全，更為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河南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開闢華中解放區奠定了基礎；面對日寇的鐵蹄狼煙，西峽口人毫不畏懼，家家上陣、人人拿槍的人民戰爭，也是正面抗戰最終勝利的標誌。

華中強表示，西峽口抗戰是國、共兩黨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未來最有意義的一次牽手，是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捍衛與傳承，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歷史基礎；西峽口抗戰是中國人自己書寫的史詩，是前輩遺留的寶貴精神遺產，將為現代大戰略下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日」落西峽盧溝村馬鞍橋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北京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到一九四五年在河南西峽盧溝村馬鞍橋「最後一槍」結束，華中強發現了這一地緣巧合。他說，中國抗戰史上這兩個大寫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地名連在了一起，寓意深刻，耐人尋味。

七七事變後，日寇會叫囂「三個月打敗中國」。從甲午戰爭到侵佔東北，日本每打一仗，就逼中國簽約割地，但中華民族寧死不屈，血與火的八年，國、共兩黨從大的方面擴充前嫌，以改變國家命運為前提，一致抗日。華中強認為，西峽口抗戰很好地詮釋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缺一不可、軍隊與民衆的血肉關係。這是抗戰勝利的根本，亦是抗戰精神的精闢註解。

他分析道，西峽口自古以來就是秦楚古道（豫陝公路）上的一個狹窄隘口、戰略要地；且民風彪悍，守土不屈。上世紀二十年代別廷芳在此搞地方自治，訓練民團，製造槍炮，發展經濟，集聚了保家衛國的力量和本錢；河南大部分淪陷後，像河南國立一中分校、黃河水專、河北育德中學等很多學校都遷到西峽口，共產黨的全民抗戰的先進思想通過學校、學生，在西峽口得到了很好的嫁接與發酵，「寧可熱血流，不當亡國奴」。當日寇入侵的時候，人人拿槍、家家上陣，整個西峽口草木皆兵，傾家蕩產打日寇，致使鬼子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難展伎倆。從這個意義上講，「日」落西峽口，順理成章。

難忘國仇家恨 一筆一筆寫歷史

《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出版後，影響重大，意義深遠，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一個人最不能忘記的：一是家仇國恨；二是骨肉親情！」華中強說，從小我就想着長大一定要寫本書為西峽口抗戰正名，為很多像大伯父一樣默默無聞、「死無葬身之地」的抗日英雄寫史！

一九九〇年高考失利，十九歲的華中強成了一位農民。因為愛好寫作，被重陽鎮政府聘為鎮廣播站編輯，寫廣播稿，在騎自行車走村串戶搜集新聞線索的同時，也翻山越嶺尋訪當年參加過西峽口抗戰的老兵、民團士兵和知情者。十年間，他採訪了一百多位親歷、親受西峽口抗戰的老兵和老人，整理了一麻袋五十多本三十多萬字的抗戰資料，並研讀了大量的歷史文獻。

親歷抗日戰爭的老人，有的年事已高，記憶含糊不清，他就多次地前往老人家中與其攀談。為了採訪抗戰中遇難的王本生的後代王振武，山高路陡，他硬是推車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腳都磨出了血泡；還有一次到了丁河鎮蒲塘村採訪，涉水過河時，差點被山洪沖走。

結婚生子後，為生計為養家，華中強不得不回家繼續種地。他一邊種地一邊利用農閒時間着手創作。為了對繁多的資料甄別使用，他把賣麥子、玉米、香菇的錢都投進去，並多次爬上人跡罕至的鷹爪山、三尖山、霸王寨、馬頭寨等抗日戰場遺址進行尋訪。

他白天幹活，晚上寫作，沒有電腦、沒有稿紙，就用孩子用過的作業本的背面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整整十四年，一部二十多萬字的《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終於出爐。捧着散發着墨香的書，華中強只想好好地大哭一場。著名地方史研究專家、一級作家秦俊撰文稱其「是第一部全面介紹西峽口抗戰的文學作品，填補了一項歷史空白」、「一位農民筆下的抗戰史詩」；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柳建偉老師稱讚「家國情懷難得」。

「還原這段重要的抗日歷史，記錄這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抗日戰事，對繼往開來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是神聖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我一個農民也不例外。」華中強說。



▲華中強（右）和北京理工大學黨委書記李漢軍，在河南西峽馬鞍橋抗日戰爭紀念碑亭合影



▶華中強（左）和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柳建偉談西峽口抗戰

參考大公報西峽口抗戰報道

《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的封面印有當年《大公報》報西峽口抗戰的報道。作為第一個還原這段重要的抗日歷史的作家，華中強將《大公報》作為寫作的重要參考和依據。

《大公報》是一份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報紙，保存了近代中國許多重要的史料，推動和見證了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進程，體現了家國情懷和獨特擔當。特別對西峽口抗戰的報道系統、詳細，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的《豫西我軍

克西峽口》、五月九日的《西峽口以西斃敵三千》（報道豆腐店殲滅戰）、五月十一日的《五月十日豫西西峽口第三次大捷：大橫嶺吊死崖日軍集體自殺》（報道大橫嶺殲滅戰）等等。

華中強表示，《大公報》有關西峽口抗戰的重要報道，是珍貴的歷史資料，也是他寫《侵華日軍的滑鐵盧 西峽口抗戰紀實》一書的主要參考和依據。他說，該書寫好後，一直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正在寫同名的電視文學劇本，希望能把西峽口抗戰搬上熒屏。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大公報》大公報資料圖片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大公報》大公報資料圖片